



13
1797
3





通俗編卷之七

文學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魏志王肅傳注董遇不肯教人而

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朱子訓學齋

規引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

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南史沈攸之語

讀書不求甚解晉書陶潛語

讀書破萬卷杜甫贈韋左丞詩東臯雜錄或問荆公老

杜詩何故妙絕古今曰老杜固自言之曰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

讀書三到 訓學齋規余謂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三到之中心到最急

作相須讀書人 宋史太祖紀謂竇儀云又王文正筆錄
太祖謂盧多遜作宰相須用儒者
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杜甫題栢學士茅
屋詩

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 程伊川語錄古人有言曰共
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
書耶

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 輟耕錄載元中書
左丞呂忠肅公思誠詩

書中自有黃金屋 季之彥東谷所見勸學文言書中自
有黃金屋自斯言一入於胸未得志時已惟以金多為
榮矣按勸學文未攷何人作觀此知其宋以前高則

誠琵琶曲喜書中今日有女如玉男兒有書須勤讀也
自有黃金屋也自有千鍾粟全用其文

客至罷琴書 杜詩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
習讀在前生 鄭谷贈劉神童句

不學無術 見漢書霍光傳

開卷有益 澠水燕談宋太宗詔撰太平御覽等書日覽
二卷因事有闕則暇日追補嘗曰開卷有益朕不以為
勞也

手不釋卷 華陽博議馬懷素昌思禮于休烈李磻仕宦
不釋卷劉昂魯肅崔林辛術軍旅不釋卷劉實玉起趙
逸崔元翰耄耄不釋卷司馬光童穉不釋卷裴皞亂離
不釋卷皇甫謐裴漢疾病不釋卷

一目十行 北齊書河南王孝瑜傳讀書十行俱下梁書

過目不忘 晉書苻融載記融下筆成章耳聞則誦過目

不忘唐書王起傳起於天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

文不加點 文選鸚鵡賦序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北史杜

銓傳杜正文不加點盧文偉傳盧絢祖為二十餘人

作表文不加點梁書蕭介傳武帝置酒賦詩介染翰便

成文不加點隋書許善心傳帝稱其文不加點筆不停

毫撫言李白奉詔草白蓮花序文不加點

文過其實 後漢書馮衍傳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賣文為活 杜甫寄斛斯六官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

錢本賣文為活翻合室倒懸

咬文嚼字 見元人楊氏勸夫曲

文不識 西京雜記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匡衡與其備

作而不求償按此疑假設姓名如今小說之例續瑣錄

有賈博諭全若虛蓋其類云

甚有文理 漢書高帝紀賜南海尉佗詔中語

有道理 詩有倫有脊毛傳云所言有道理

是何道理 盧仝月蝕詩見似不見是何道理

出於何典 後漢書孔融傳融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

已賜周公操不悟其嘲已問出何經典文苑傳邊孝先

曰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不落道 白居易小童薛陽陶吹觶粟歌眾音覩縷不落

道有如部伍隨將軍按此謂其不旁越他道今反以文

詞錯雜失次為不落道非

不通 論衡別通篇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通人胸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通典魏立太學學者滿一歲試通一經為弟子不通遣罷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從後輩試燕翼貽謀錄試場問本經義疏不過記出處而已攷官此於界行之上能記則曰通不記則曰不其誤記者亦書曰不古文孝經諫諍章是何言與下有不通之言也五字按今文無之而語亦不類或疑屬舊註誤為正文

一竅不通

呂氏春秋貴直論紂殺比干而視其心孔子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高誘注云紂心不通安於為惡若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又列子仲尼篇文摯謂

龍叔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其以此乎

五經掃地

唐書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

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眊目帝大笑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

皮裏春秋

晉書褚裒傳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

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一部十七史

從何處說起 薛應旂宋元通鑑文天祥至

燕丞相孛羅名見天祥仰首言曰自古帝王有興有廢孛羅曰且問盤古至今幾帝幾王天祥云云

既讀孔聖書

必達周公禮 見元曲選吳昌齡斷風花雪

月賈仲名蕭淑蘭二劇

諸子百家

後漢書注諸子百六十九家言百家舉成數也

連篇累牘

北史李諤傳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宋史

選舉志寸晷之下惟務貪多累牘連篇何由精妙

千篇一律

藝苑卮言白樂天詩千篇一律輕看最能易

人心手

雙管齊下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唐張璪尤善畫松能手

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幹伊世珍瑯嬛記

黃華能雙管並下

意到筆隨

春渚紀聞東坡曰吾生平作文意之所到則

筆力曲折隨之無不盡意

善書不擇筆

後山談叢善書不擇紙筆妙在心手不在

物也王肯堂筆麈能書不擇筆浪語也古來唯稱率更

令不擇筆然晉人遺意至歐陽漸失矣

筆重

唐書陸餘慶傳善論事而短於判人嘲之曰說事

則喙長三尺判字則手重五斤按俗有一枝筆管千斤

重之語本此

飲墨水

隋書禮儀志正會日諸郡上計付紙遣陳土宜

書跡濫劣者飲墨水一升又策秀老考廉良其有脫誤

書濫文理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太平廣記陳繼達

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遂能識字黃庭

堅詩睥睨純袴兒可飲三斗墨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

墨汁按俗有丁倒轉來無墨水語本此

惜墨如金

古今名畫記李成作畫惜墨如金樓鑰題崔

老融戲墨詩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
鐵硯磨穿 五代史桑維翰傳初舉進士不第人有勸其
從他途求仕者維翰鑄鐵硯示人曰硯穿則改而他仕
卒以進士及第

功名紙半張 見鄭德輝王粲登樓曲

白紙上寫著黑字 見元鴛鴦被東堂老二劇

一字直千金 更記呂不韋傳以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

金王獻之帖揚州一老母惠臣一餐無以答其意臣作

一字令就市價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

金鍾嶸詩品陸機擬古十四首驚心動魄幾於一字千

金張說詩天風將小雅一字盡千金莫融誓光上人草

書歌不係知之與不知須言一字千金值

一字師 唐詩紀事鄭谷改齊已早梅詩昨夜數枝開作

一枝開人以谷為一字師詩話總龜張詠獨恨太平無

一事蕭楚材請改恨為幸詠曰子真一字師

紇字不識 嬾真子臧武仲名紇音恨發切唐時有誤讀

為核者蕭穎士曰汝紇字也不識耶俗言瞎字不識又

紇字之說

不識一丁 唐書張宏靖傳天下幸無事爾葦挽兩石弓

不如識一丁字洪容齋俗攷今文多用不識一丁字謂

祖唐書以出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蓋个與丁相類傳

寫悞焉田藝蘅留青日札天水姜平子仕苻堅宴羣

臣賦詩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屈堅問其故曰曲下者

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丁字不屈乃古
下字矣蓋堅麤人正所謂丁字不識者爾鮑鈇亞谷叢
書蜀志南史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恐丁字是十字
亦未可知十與丁又相似其文亦有據也

卽席賦詩 宋書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蕭介
染翰卽成臧盾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言笑自若帝
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皆卽席之美也按後世云卽席
賦詩昉此然於原文意頗齟齬

詩有別才 嚴滄浪詩話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
非關理也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東坡集題王維藍關烟雨圖味摩
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供官詩 天倉稊米集東坡嘗言古今未有無對者琴家

謂娛俗耳爲設客曲頃時有作送太守詩者僕問之其
人曰此供官詩不足觀於是設客曲始有對戲作俳體
云設客元無琴裏曲供官尚有篋中詩

打油詩 南部新書有胡釘鉸張打油二人皆能爲詩升
菴外集載張打油雪詩卽俚俗所傳黃狗身上白白狗
身上腫也故今又謂之打狗詩

趣韻而已 朝野僉載景龍中權龍褒爲左武衛將軍好
賦詩而不知聲律皇太子夏日賜宴獻詩云嚴霜白皓
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曰趣韻而已太子援筆
贊之曰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
詩章趣韻而已

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 盧延遜詩

富於千篇貧於一字 見文心雕龍練字篇

絢爛之極造於平淡 蘇軾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

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

淡乃絢爛之極也

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黃庭堅蘇子瞻像贊云云

一憑陰陽二文章 水東日記載吳思菴遺外孫錢昕習

科場句

大手筆 晉書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

云此當有大手筆事南史陸瓊傳諸官符及諸大手筆

並勅付瓊徐陵傳文宣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唐書蘇頲傳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時號燕許大

手筆

老手 玉堂雜記上錫史浩宴命作詩敘之復俯同其韻

有文章藉老手句蘇軾詩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

大作家 盧氏雜說王嶼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

叩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宿學 史記莊周傳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飽學 文心雕龍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

名士 禮月令季春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注名士不仕

者正義曰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

臣而隱居者也賢者乃名士之次隋書經籍志有海內

名士傳正始名士傳江左名士傳

秀才 管子小匡篇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

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按秀才字始見於此楊升菴引趙武靈王吳越無秀才之語云屬二字所起攷其原文乃云秀士非秀才也史記儒林傳公孫弘等議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則秀才之科目著矣日知錄唐代舉秀才者止十餘人凡貢舉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其次明經其次進士明初亦嘗舉秀才乃辟召之名非所施於科目之士今俗謂生員為秀才非也

老秀才 明實錄洪武十四年六月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羣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按三字為今世學者所惡聞不知其重如此

諸生 史記曹相國世家盡名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為諸生學問鍾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帝俱為諸生按諸生猶諸侯雖一人亦得云諸今仍然也

時髦 後漢書順帝紀贊孝順初立時髦允集

腐儒 荀子非相篇易曰括囊無譽無咎腐儒之謂也史記黥布傳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杜詩身世雙蓬髮乾坤一腐儒

白面書生 晉紀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書生宋書沈慶之傳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

措大 李濟翁資暇錄代稱士流為措大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

酸而難飲也故亦謂之酸子或又云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又云鄭有醋溝其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敘之故曰醋大愚謂四說皆非也止當作措以其能舉措大事故云以上皆濟翁所錄按全唐詩話宣宗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頗合於舉措大事之說他如撫言方干與李王簿互嘲有措大喫酒點鹽之語李義山雜纂窮措大喚妓女必不來又云鴉似措大饑寒則吟五代史東漢世家王得中叩馬而諫劉旻怒曰老措大毋妄阻吾軍九域志蜀王宗銖授司戶參軍笑曰若要頭便斬去何能作措大官耶宋史杜衍傳衍食於家惟一麵一飯曰某本一措大耳海錄碎事宋太祖言措

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北夢瑣言江陵號衣冠藪澤琵琶多如飯甑措大多如鯽魚凡此俱以措大為輕慢辭濟翁說未盡然矣

書厨 齊書陸澄傳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十國春秋諸學士每為文先問古今首末於朱遵度國人號為幕府書厨宋史吳時傳敏於為文未嘗屬稿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按宋李鄴鄭格李綱皆以博學強記人號書厨張大中號黑漆書厨明程濟號兩腳書厨晉書劉喬傳傳廸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云卿可謂書籠矣籠猶厨也諸言書厨者又祖自此

潤筆 隋書鄭繹傳高頴戲謂繹曰筆乾繹答曰出為方

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唐書柳玘傳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為贈即不敢從命宋史王禹偁傳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卻之夢溪筆談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舊皆有潤筆錢元豐中詔罷

束脩 見論語又漢書朱邑傳廉潔守節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北史冀儻傳時俗人學書亦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張鳳翼譚輅人知束脩為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圭潔其行束脩其身劉般束脩至行皆是此意又杜詩薦伏湛疏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云十五以上也延篤亦云自束脩以

來為臣不陷於不忠何朱註論語只以禮物言耶

學課錢 元曲選金錢記見此三字

學堂 華陽國志文翁立文學講堂作石室在蜀郡城南

學堂之稱自此始傳燈錄洪謹有自小不曾入學堂語

學名 春秋疏題杜氏名下引劉炫云漢承焚書之後諸

儒各載學名按今人多於初就傳時定名故謂名曰學

名據此則其稱謂舊矣

學生 後漢書靈帝紀光和二年始置鴻都門學生唐書

選舉志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

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按此皆學校

之生今概呼弟子為學生非也

同學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事同縣后倉以令詣太常受

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後漢書張酺傳注酺祖充與光
武同門學

同硯 漢書張安世傳小男彭祖與上同席硯書晉書劉
弘傳少與武帝同居又同年共研席

同門 詩箋長朋善同門也漢書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
陰陽災變書以耀同門梁邱賀師古注同門同師學者
也後漢書王丹傳北史李謐傳皆有同門生之稱

學長 能改齊漫錄真宗謂張耆等曰知汝等好學吾當
親為教授耆等拜曰實臣等之幸也乃命耆為學長張
宗為副學長安守中而下為學生

伴讀 遼史百官志聖宗太平八年長沙郡王宗允等奏
選諸王伴讀元史仁宗紀至大五年增國子生并陪堂

生額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

游學 史記始皇紀厚招游學又列傳荀卿遊學於齊春
申君遊學博聞蔡澤遊學于諸侯

放學 陸劍南詩集貪看忘卻還家飯恰似兒童放學時
又上學亦見劍南詩更挾殘書讀渾如上學時

納卷 唐韋承貽試策夜潛紀詩褒衣博帶滿塵埃獨自
都堂納卷回按宋史選舉志紹定四年臣僚言士人既
以本名納卷或別為名或易以字一人而納二三卷蓋
亦如今制於未試前自投名納卷也

倍書 周禮大司樂注倍文曰諷疏謂不開讀之按古字
倍與背通

讀生書 姚合下第詩閉門辭雜客開篋讀生書杜荀鶴

秋日山中詩歸從弟姪讀生書

夾註書 杜荀鶴題王處士書齋詩欺春祇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註書

巾箱本 鼠璞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

王均王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索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遂從而效之

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刊本無所不備第以供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近又盛行

書卷 后山談叢古書皆卷而唐始有葉子今稱書冊是也天祿志餘今書藉必數以卷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作卷軸鄴侯架插三萬軸是也其後以卷書之難因

變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之為簿帙以便簡閱

題目 南史王僧虔傳誠子曰往年取三國志聚床頭百

日許汝曾未窺其題目按此與今作文者先有題目意

合而古言題目義各不同魏志臧霸傳注武帝百官名

不知誰撰皆有題目稱臧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此題

目猶品題也北史念賢傳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

侍各名之賢乃名為圓極此題目猶題識也

草稿 史記屈原傳王使原為憲令屬草稿未定二字始

見春明退朝錄凡公家文書之稿中書謂之草樞密院

謂之底秘府有梁朝宣底二卷

腹稿 唐書王勃傳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引被覆

面臥及寤援筆成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稿蘇詩

袖手獨不言默稿已在腹

宿構 三國志王粲傳舉筆成文無所改定人嘗以為宿構北史杜銓傳杜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

佳作 北史馮熙傳賈元壽撰北芒寺碑孝文稱為佳作

梁昭明太子答元圃講頌合得書并所製講頌首尾可觀殊成佳作李白宴桃李園序不有佳作何伸雅懷

呈本 南部新書歐陽率更為太子起表草於紙末別標臣詢呈本四字

粉本 湯屋畫論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宜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影本 南史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逼好殆當不減北史周文帝令趙文深至江陵影覆寺碑按今摩書者所

謂影本祖此影字

詩料 唐詩野色供詩料陸游詩歸遲不是尋詩料

尺牘 漢書陳遵傳與人尺牘主者藏弄以為榮按牘本

方版古人長者稱簡短者稱牘凡筆迹文辭皆得謂之

尺牘後漢書魯王瞻傳上令作草書尺牘乃筆迹也杜

篤弔比干文敬申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乃文辭也

自謝宣城詩云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後人遂但以

箋書當之

折簡 晉書宣帝紀王淩面縛迎帝曰淩若有罪公當折

簡名淩何苦自來耶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丹鉛

錄折簡者折軍之簡言禮輕也南史謝眺覽孔闔表自

折簡寫之此折簡乃謂擘箋

刀筆 史記蕭相國世家秦時爲刀筆吏張湯傳起刀筆
吏後漢書劉盆子傳注古者記事以簡冊謬誤以刀削
而除之故曰刀筆

圖書 聽雨紀談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或曰某人圖
書之記蓋惟用以識圖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
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可謂誤矣按劉屏山集有詠圖
書詩方秋厓稿有題刻匠圖書冊詩吾衍竹素山房稿
有贈刻圖書錢拱之詩則宋元人已多以私印爲圖書
或自有所據也

花押 東觀餘論唐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
後人遂以草名爲花押按古言署名卽今押也其謂之
押者見自魏書崔元伯尤善行押之書特盡精巧而不

見遺迹是也或以其體之變化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
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
字不具姓名莫知其誰是也其後復合二文言之遂曰
花押唐彥謙詩公文持花押鷹隼駕聲勢已嘗用之蓋
花押之名不待唐以後也

出格題頭 通雅春秋正義引魏晉儀注寫表章別起行
頭者謂之跳出此卽今之出格尊題式也或上條陳開
坐則亦分欸題頭葉少蘊曰見開元李暹一告有低頭
起頂

起承轉合 范德機詩法作詩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春
容轉要變化合要淵永按今世俚儒朝夕誦此四字不
知四字之言詩不言文也

揣摩 戰國策簡練以為揣摩 鬼谷子有揣摩篇 摩篇 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 見史記

講貫 國語士朝而受業 晝而講貫 柳宗元文講貫經籍

俛達與旨 國老談苑 范質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 俱本自國語

推敲 據言賈島於驢背吟僧敲月下門句 遇權京尹韓

吏部而不覺洎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 神遊詩府致衝大官 韓曰作敲字佳矣

塗乙 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乙音主與黠同文字遺

落鈞其旁以補之畫作乙形非甲乙之乙也 又漢書東方朔傳輒乙其處謂止絕處黠而記之 如今人讀書以朱識其所止作乙形亦非甲乙之乙也

老草 朱子訓學齋規寫字未問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

畫嚴正分明不可老草 按王褒洞簫賦惓惓瀾漫亡偶失儔或謂惓惓猶老草瀾漫猶漉漉然文選注訓惓惓為寂靜與不嚴正分明意大別未可傳會也 今言潦草乃老草之音訛

杜撰 王楙野客叢書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曰杜撰 然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 杜之云者猶言假耳 如言自釀薄酒曰杜酒 此正與杜撰說同 按湘山野錄 盛度撰張知白神道碑石中立急問之曰誰撰 盛率對曰度撰 對訖方悟 滿堂大笑 盛度在杜默前則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或云道藏五千餘卷 惟道德經二卷為真 餘皆蜀道士杜庭光所撰 故曰杜撰 青藤山

人路史又云杜本土音桑土國土並音去聲故相沿舍
土而直用杜今人言專局一能而不通大方者謂之士
氣即杜也其說亦通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
字恐疑誤後生日知錄近鄙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
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也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掉書袋 南唐書彭利用傳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
常談俗謂之掉書袋

開聰明

荆楚歲時記社日小兒以葱係竹竿於窗中擲
之曰開聰明

曳白

唐書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六十四人張
奭為第一奭本無學議者譁然不平帝為覆實奭持紙

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

偷詩文

北史魏收每議陋邢邵文邵曰江南任昉文氣
本疎魏收非直摹擬亦大偷竊收曰伊常於沈約集中
作賊何意道我偷任舊唐書羅威酷嗜江東羅隱作目
已所為曰偷江東集詩苑類格詩有三偷偷語最為鈍
賊鄒侯造律不暇及詩致使弱手蕪才公行劫掠片言
可折此輩無處逃刑按俚語云偷詩不為賊蓋因斯言
省之

文臭

南唐書宋齊邱自署碑碣每求韓熙載寫之熙載
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

覆醬瓿

漢書揚雄傳劉歆觀太元法言謂雄曰空自苦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晉書左思傳陸機曰間有儉父

通谷編

卷七

文學

七

欲賦三都待其成取覆醬甕耳黃山谷集書壺中九華
 山石云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醬澆於牆角也
 遭鞋底 溫革隱窟雜志楊文公有盛名嘗因草制為執
 事者多所點竄公甚不平遂取其稿上塗抹處以濃墨
 傅之就加為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問其
 故曰是他人腳迹常傳為嗚喙自後行文遇人塗抹者
 必相譴曰又遭鞋底按玉堂閑話羅隱嘗韋貽範曰我
 腳間夾筆可敵數輩亦以腳迹侮慢人也

淫詞艷曲 陳書江總傳從宴後庭多為艷曲淫詞以相
 傳諷

傳奇 后山詩話范文正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
 為奇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耳傳奇者唐裴鉞所著

小說也莊岳談陶宗儀謂唐為傳奇宋為戲譚元為
 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書名雖事藻績而氣體俳
 弱然其中絕無歌曲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為唐名
 或以中事跡相類後人取為戲劇張本因展轉為此稱
 不可知耳

小說 新論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諭以作短書按
 古凡雜說短記不本經典者概比小道謂之小說乃諸
 子雜家之流非若今之穢誕言也輟耕錄言宋有譚詞
 小說乃始指今小說矣水東日記書坊射利之徒偽為
 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蓄而人有之痴騃婦
 女尤所酷好因目為女通鑑七修類稿小說起宋仁宗
 時蓋時太平日久國家閒暇欲進新奇之事以娛之故

小說每得勝回頭之後卽云詒說趙宋某年

兔園冊子 五代史劉岳傳馮道本田家朝士多笑其陋
且入朝任贊劉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何爲岳
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
所誦也道聞之大怒按類書言梁孝王圃名兔園王卒
帝以園令民耕種籍其租以供祭祀其簿籍皆俚語故
鄉俗所誦云兔園冊子此文未知何出晁公武讀書志
云兔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
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
下兔園冊之語

日記故事 小學引楊文公家訓童稚日記故事不拘古
今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

如俗說便曉此道理按今村塾間卽纂黃香等事爲一
書取用楊文公言題曰日記故事

八股 曰知錄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註或對
或散初無定格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
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卽講樂天四股過接
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作大結宏治九年會
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亦然每四股中一反一正一虛
一實一淺一深其兩對題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
四股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

千字文 南史周興嗣傳帝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使興嗣
爲文奏帝稱善按字爲義之所書而玉溪清話云梁武
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成文尚書故實

亦云武帝命殷鐵石於鍾王書場千字名周興嗣韻之一日綴成則其中兼有鍾繇書矣詹和仲言見唐刻千文儼然鍾繇筆法不謬也時梁武帝亦嘗自製千文南史沈旋傳旋子衆仕梁為太子舍人武帝製千文詩衆為注解是也梁武前先有為千字文者齊書宗室傳南平王稱子範奇才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是也梁武後復有為千字文者舊唐書袁朗傳朗製千字詩當時以為盛作是也又隋時秦王俊令潘徽為萬字文見北史徽傳

百家姓 玉照新志百家姓是兩浙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蓋趙乃本朝國姓錢氏奉正朔故以錢次之孫乃忠懿王之正如其次則南唐李氏次句周吳鄭王皆武肅

而下嬪妃也戒菴漫筆百家姓單姓四百零八複姓三十近見有包括謎子詩末題至正三年中吳王仲端引百家姓盡包成謎其複姓乃有四十四與今本不同按陸放翁詩自注農家十月乃遣子入學所讀雜事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則百家姓之有自宋前無疑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有千姓編一卷不著撰人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又明洪武時翰林編修吳沉等據戶部黃冊編為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詳楊升菴外集

三字經 雪崩良有龍文鞭影里中熊氏藏有大板三字經明蜀人梁應井為之圖聊城傅光宅為之序較坊刻多敘元明統系八句乃知出於明人究未知誰作也明神宗居東宮時曾讀是書按趙南星集有三字經註一卷

其敘宋以後亦多出數句而與鞭影所述不同近人夏
之翰序王伯厚小學紺珠曰吾就塾時讀三言之文不
知誰氏作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因取文熟復焉
而歎其要而該也或又曰是書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
子字正叔廣東順德人也論其世則王與區俱不應敘
及元明別本衍出之句必屬明人意增故是各不同耳
神童詩 湧幢小品汪洙字德溫鄞縣人也九歲善詩上
官聞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應
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
公世以其詩銓補成集訓蒙為汪神童詩汪登元符三
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諡文莊按其前三三葉相
傳皆汪詩其後則雜采他詩銓補

千家詩 宋劉後村克莊有分門纂類唐宋千家詩選所
錄惟近體而趣尚顯易本為初學設也今村塾所謂千
家詩者上集七言絕八十餘首下集七言律四十餘首
大半在後邨選中蓋據其本增刪之耳故詩僅數十家
而仍以千家為名下集綴明祖送楊文廣征南之作可
知其增刪之者乃是明人
上大人邱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
知禮也 葉盛水東日記宋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
祝允明猥談此孔子上其父書也上者上書大人謂叔
梁紇某聖人名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乙一通言一身
所化士如許小生八九子佳八九七十二也言弟子三
十中七十二人更佳作仁可知禮也仁禮相為用言七

十二子善爲仁其於禮可知按傳燈錄或問陳尊宿如何是一代時教陳曰上大人邱乙巳五燈會元郭功甫謁白雲雲曰夜來枕上作箇山頌謝功甫大儒乃曰上大人邱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據此則知唐末先有此語北宋時已爲小兒誦矣其文特取筆畫簡少以便童蒙無甚義理祝氏說傳會無稽

通俗編卷之八

武功

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史記孔子世家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文東武西 史記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漢書尹翁歸傳田延年行縣至平陽召吏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曰文武兼備爾齊書邱巨源傳與袁粲書曰仰觀天緯則左將而右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

文武兼才 隋書李雄傳上謂雄曰以卿兼文武才今擬推誠相委唐書裴行儉傳帝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

勤王 左傳僖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登壇拜將 史記淮陰侯傳蕭何言王欲拜信為大將必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

福將 孫子將必擇其福厚者東軒襍錄宋真宗次澶淵

虜騎未退議守天雄軍魏公曰智將不如福將乃命王

欽若危坐七日而虜退

將家子 晉書石勒載記大雅惜惜殊不似將家子大雅

勒第二子也五代史唐家人傳明宗謂從榮曰汝將家

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又王維李陵詠漢家李將軍

三代將門子

完體將軍 見元秦簡夫東堂老曲



強將下無弱兵 蘇東坡集題連公壁曰俗語云強將下

無弱兵真可信吾觀連公之子孫無一不好事者此寺

當日盛矣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見史記孫子傳又信陵君傳將

在外主令不受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元曲馬致遠漢宮秋尚仲賢單鞭

奪槩皆用此語又鄭廷玉楚昭公曲要得千軍易偏求

一將難

一將功成萬骨枯 唐曹松詩

破軍殺將 六韜論將篇兵士踰境不出十日必有破軍

殺將戰國策范雎曰昔齊人伐楚破軍殺將再辟千里

敗軍之將不敢言勇 冥越春秋范蠡曰臣聞亡國之臣

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史記淮陰侯傳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

軍來將敵水來土堰見鄭廷玉楚昭公劇

養軍千日用軍一時見馬致遠漢宮秋劇按晉書文帝紀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乃此語所本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黃石公上畧引軍識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慈不主兵義不主財陳龍川集喻夏卿墓志晉孟子有取于為仁不富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猾子借是以成其家雖見鄙于清論見繩于公法終不為之變也

按兵不動呂氏春秋恃君覽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規之曰其佐多賢也簡子按兵而不動

杯酒解兵權詳宋史石守信傳

陪了夫人又折兵見元人隔江鬪智雜劇史志中未有其事

兵貴神速魏志郭嘉傳太祖將襲袁尚嘉言兵貴神速

兵不厭詐韓非子難篇勇犯對晉文公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兵陣之間不厭詐偽

兵行詭道孫子始計篇兵者詭道也五燈會元有兵行詭道語

短兵相接史記季布傳丁公逐窘高帝彭城西短兵接

高祖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漢書吾邱壽王傳禁民不

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後漢書光武帝紀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按三史俱未有相字

草木皆兵 晉書苻堅載記堅登城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苻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兵少乎

父子兵 吳子治兵篇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按元人陳州糶米曲斷殺無如父子兵本于此

驕兵 漢書魏相曰恃國家之大矜人庶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後漢書沮授對袁紹亦云

千兵萬馬 南史陳慶之傳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李德裕文章論文章當如千兵萬馬

風恬雨霽寂無人聲

兵強馬壯 搜神記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五代史安重榮傳謂人曰王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爲之爾

勝負兵家之常 史記宋世家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歟唐書裴度傳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

出奇制勝 史記田單傳兵以正合以奇勝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焉

百戰百勝 孫子謀攻篇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也不戰而屈人善之善者也戰國策魏太子申過宋外黃徐子說

以百戰百勝之術 漢書韓信傳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刀劍錄西涼李暉造珠碧刀銘曰百勝

謀定後戰 唐書李光弼傳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

少覆衆

挑戰

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晉語公令韓簡

挑戰吳語王孫雄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虎韜臨境

篇今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孫子行軍篇遠而挑

戰者欲人之進也尉繚子攻權篇分險者無戰心挑戰

者無全氣史記張儀傳兵勿如者勿與挑戰漢書高帝

紀即漢王欲挑戰注曰挑徒了反摘姚敬求戰也按史

記正義挑亦音田烏反唐王建贈李僕射詩每日城南

空挑戰以仄聲用今或讀平聲非

鏖戰

漢書霍去病傳鏖臯蘭下師古注曰鏖謂苦擊而

多殺也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唐書王翊傳引兵

三千與賊鏖戰范成大詩逡巡怯大敵勇往決鏖戰

決雌雄

史記孟嘗君傳齊秦雄雌之國也勢不可兩立

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

驩曰如齊復用孟嘗則雌雄所在未可知項羽紀項王

願與漢王決雌雄

爭鋒

漢書張良傳慎毋與楚爭鋒吳王濞傳吳楚兵甚

銳難與爭鋒

鬪來

漢書陳湯傳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

鬪智不鬪力

史記項羽紀漢王謝項王曰吾寧鬪智不

鬪力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見孫子始計篇又六韜臨境篇擊

其不意攻其無備

算無遺策

晉書桓元傳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筭無

遺策金史太祖紀贊數年之間筭無遺策兵不留行

先發制人史記項羽紀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漢書

作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隋書李密傳先發制人此機

不可失也資治通鑑李密引兵法曰先則制于已後則

制于人

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黃石公上畧引軍議云云按老子

已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軍議豈

出老子前歟

強中更有強中手見元人桃花女劇及楊慎憲池瑛錄

先下手為強北史元冑傳周趙王謀害隋帝帝不之知

冑勸帝速去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矣

按先下手三字見此綴以為強二字見元謝金吾劇

橫行天下史記伯夷傳盜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北

史高昂傳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又孟子衡行于

天下音義曰衡丁氏音橫

所向無敵諸葛亮心畫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

則所向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勅敵左傳僖二十二年宋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

二字始見

舟中敵國史記吳起傳起對魏武侯曰君不修德則舟

中之人盡敵國

四面受敵豹韜山兵篇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

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三軍恐懼為之奈何史記

留侯世家雒陽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桓寬

鹽鐵論往者未事胡越之時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
獨當一面漢書張良傳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

一鼓作氣左傳莊十年曹劌語

一鼓而擒魏志荀彧傳顏良文醜一勇之夫耳可一戰
而擒也輟耕錄花山賊畢四等縱橫出沒三省撥兵不
能收捕朝廷募饒徒朱陳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

旗鼓相當後漢書隗囂傳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頗因
將軍兵馬旗鼓相當三國志管輅傳注單子春曰吾欲
自與卿旗鼓相當

聞鼓而進聞金而退見荀子議兵篇

偃旗息鼓蜀志趙雲傳注雲陷敵還更大開門偃旗息

鼓曹軍疑有伏兵引去

搖旗納喊戚繼光紀效新書有各兵吶喊語元人兩世
姻緣劇搖旗納喊作納按玉篇吶下聲也言不出口也
與喊叫適相反矣不若用納字納致也尚為有說

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孫子軍爭篇無邀正正之旗無擊
堂堂之陣

背水陣尉繚子引天官書曰背水陣為絕地向坂陣為
廢軍史記淮陰侯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乃使萬
人先行出背水陣

長蛇陣孫子九地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
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則首尾俱至庾
信賦常山之陣長蛇奔穴

打迴風陣 見紀君祥趙氏孤兒曲

有局陣 世說簡文云淵源語不超詣簡至然經綸思尋處故有局陣

拽動陣脚 東軒筆錄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

臨陣帶兵書 吳語十行一變大夫十旌一將軍皆挾經秉枹韋昭注云經兵書也按此非俗語所云臨陣帶兵書者乎

介胄在身不能全禮 曲禮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夔拜孔叢問軍篇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尉繚武議篇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介胄之士不拜史記絳侯世家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

按曲禮註夔拜則失容節夔猶詐也疏曰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蓋以鎧不宛轉故致形儀不足欲其足則不能也尉繚等謂是優貸介士失其旨今劇場云不能全禮却得

鞭長不及馬腹 左傳宣十五年晉伯宗引古人言云

汗馬之勞 韓非五蠹篇乘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勿論則窮矣戰國策張儀說楚曰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拒扞關史記晉世家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受次賞蕭相國世家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反居臣等上何也

匹馬單鎗 五燈會元慧覺謂皓泰曰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

健兒須快馬 樂府折楊柳曲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
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 五燈會元真淨舉此語元人
氣英布劇作將軍不下馬

俛刃避箭 亦見五燈會元按馬致遠漢宮秋劇作畏刀
避箭今仍隨語高下具有二音

箭無空發 晉書陶侃傳朱伺與賊水戰左右三人上弩
以給伺伺望敵射之箭無空發

單刀直入 傳燈錄靈祐曰單刀直入則凡聖盡露真常
曼德曰若是作家戰將便須單刀直入莫更如何若何

烏合之眾 後漢書耿弇傳發突騎以犄烏合之眾如摧
枯折腐耳 邳彤傳下者王郎集烏合之眾震燕趙之北
干寶晉紀總論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

餘勇可賈 左傳成二年齊高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有氣力 史記呂后紀朱虛侯劉章有氣力吳志甘寧傳
少有氣力好游俠按列子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氣力

字出此今倒易其言曰力氣未見所出

有膽氣 周益公集記鄭樞密事乞求有膽氣謹密之人
得奉議郎向合徒步至平江見張浚等

牢不可破 韓愈平淮西碑并為一談牢不可破

自固不暇 晉書劉聰載記彼方憂自固何暇來耶按俗
言自顧不暇訛

勢不兩立 史記孟嘗君傳齊秦勢不可兩立三國志周
瑜傳孫權曰孤與老賊勢不兩立

立于不敗之地 孫子軍形篇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

不失敵之敗也

坐觀成敗 史記任安傳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

欲從合之後漢書劉表傳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

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北周書蕭督傳家兄無罪累被

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

打敗 北史郤護傳和將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

一敗塗地 漢書高帝紀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

善一敗塗地師古注一見破敗即肝腦塗地也

窮寇勿追 逸周書武稱解窮寇不格格擊也孫子軍爭

篇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後漢

書皇甫嵩傳董卓引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

救命計 後漢書董卓傳賈詡曰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北

史魏道武七王傳羅通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計

也蘇湛傳蕭寶夔將謀叛湛哭諫之寶夔曰此是救命

之計不得不爾

三十六策走是上計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倉卒東起朝

廷震懼東昏侯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

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

計汝父子惟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

三軍司命 六韜奇兵篇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

與之俱亂

元帥 左傳僖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

可按此官自此始

轅門 周禮掌舍設車宮轅門鄭康成注曰謂王行止宿

險阻之處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漢書項籍傳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注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大衆禮月令孟春母聚大衆孟夏母發大衆仲冬無起大衆管子大衆之所比吳子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漢書單于久不得與其大衆相得按此俱謂大兵大役所會集之人今惟釋家為常言矣

先鋒唐書薛仁貴傳帝遣問先鋒白衣者誰召見嗟異五代史史建瑋為晉兵先鋒梁人相戒常避史先鋒杜詩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

後勁左傳宣十二年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史記索隱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按部落不特為外

裔之稱漢書鮑宣傳部落鼓鳴男女遮遮承上文縣官繇役言魏志管寧傳孫狼為叛言胡居士賢者不得犯其部落時胡昭居陸渾縣也

嚮道孫子軍爭篇不用鄉導者不知地利

細作爾雅釋言間倪也註曰今之細作也左傳宣八年

晉人獲秦謀釋文曰謀今謂之細作

材官史記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漢書高帝紀

發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注云材官騎士有材力者

營長後漢書第五倫傳倫為營長

行頭吳語行頭皆官帥按此謂行列之長亦稱行長周

禮弁師疏伍伯者謂宿衛者之行長

都頭唐書兵志諸都領以都將亦曰都頭薛能登城詩

無端將吏逡巡至又作都頭一隊行按元人小說尊羅卒曰都頭似本于此

火伴

南史上天興傳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枉佑

通典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宋蘭詩出門看火

伴火伴始驚惶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叱左右皆解甲

散還火伍中按其所以名火以共一竈為火食也後世

賈客挾伴亦謂之火俗因有火計之稱元稹估客樂出

門求火伴入戶辭父兄劉放中山詩話南方賈人各以

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今或作夥作伙皆非

手下

三國志甘寧傳權賜米酒衆殺寧乃料賜手下百

餘人食又太史慈傳注先君手下兵數千盡在公路所

夜不收

詳兵律條例

婁羅

唐書回紇傳含具綠華言婁羅也蓋聰明才敏之

意五代史劉銖傳謂李業等曰諸君可謂儂兒矣宋

史張思均傳思均起行伍征伐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

太宗嘗稱樓羅自是人目為小樓羅焉蘇鶚演義人能

樓覽羅縮謂之樓羅樓字从手不从木酉陽雜俎天寶

中進士有東西朋各有聲勢稍儉者多會于酒樓食畢

羅故有樓羅之號然梁元帝辭去城頭網雀樓羅人著

及南史顧歡傳蹲夷之儀樓羅之辯則知樓羅之言非

始于唐按古人多取雙聲字為形容之辭其字初無定

體故或作婁羅或作儂羅或以婁作樓樓笑林載漢

人過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而煮其牀簣不

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輓輓欺我如此輓輓亦婁羅之轉

大率言其傑狡而已蘇段以義說之皆屬穿鑿

鐵漢該聞錄李遵懿握兵江淮人號鐵漢

首級漢書衛青傳斬三千七百級師古注本以斬敵一

首拜爵一級故以一首為一級

拳勇詩小雅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管子小匡

篇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眾者則告有司文選吳

都賦覽將師之拳勇與士卒之揚抑

部署史記項羽紀部署吳中豪俊淮陰侯傳欲襲呂后

太子部署已定三國志賈逵傳部署諸將水陸並進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築土山攻安市城土山崩道宗失

于部署為賊所據

整頓史記張耳陳餘傳宜整頓其士卒三國志孫堅傳

勅部曲整頓行陳無得妄動

甚設戰國策韓傀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史記大宛

傳出敦煌者六萬人多齎糧兵弩甚設漢書李廣利傳

亦云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注施張甚具也按俚俗謂有

盛饌曰甚設誤

發動莊子天運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史記平準書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又發

作見韓愈南海神廟碑盲風怪雨發作無節

騷動孫子用間篇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淮南子兵畧訓貪昧之人殘賊天下萬人騷動

莫寧其所史記游俠傳天下騷動宰相得劇孟若得一

鈔邏 三國志陸遜傳韓扁齋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邏得扁

鈔暴 後漢書南匈奴傳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鈔暴日增宋書張進之傳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按

鈔抄音義同俗以武力凌人謂之鈔暴

打跳 諸葛亮心書弄刀者傷手打跳者傷足

插打 劉公嘉話錄范希朝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曰郎中但處分事如三遍不應任郎中下手插打插打為造

箭者插羽打幹謂隕箭射我也

鼓噪 周禮大司馬鼓皆駭車徒皆噪注更士鼓噪象攻敵尅勝而喜也左傳成五年華元享宋公子圍龜請鼓

譟以出鼓譟以入穀梁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鼓譟

而起欲以執魯君後漢書光武紀王尋圍昆陽光武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

動天地

挫衄 晉書宣帝紀亮攻陳倉挫衄而反又盧志傳三軍

畏衄懼不可用衄皆女六反

操刺 五代史漢紀耶律德光指剽知遠曰此都軍甚操

刺按刺音辣世俗以勇猛為操刺也

琅湯 管子宙合篇以琅湯凌鑠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按

今以不斂攝為琅湯

飛揚拔扞 北史齊神武紀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

飛揚拔扞之志杜甫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拔扞為

誰雄

武功

耀武揚威 元曲選謝金吾兩世姻緣單鞭奪柵皆見

直撞 更記樊噲傳晉聞事急乃持鐵盾直撞入立帳下

直衝 南史魯廣達傳華皎舟師強盛莫敢進廣達首率

驍勇直衝賊軍

盪 宋書顏師伯傳單騎出盪孔顛傳每戰以刀楯直盪

盪皆音湯隋時童謠上山喫鹿獐下山喫牛羊忽聞官

軍至提刀向前盪

作梗 北史魏收傳羣氏作梗遂為邊患

出尖 宋史兵志熙寧間造箭四種一曰出尖按俗以強

出任事曰出尖或謂其本于此猶史記脫穎而出意也

或又謂出尖乃毬門色目汪雲程蹴鞠譜三人定位一

人當頭名出尖五人場戶名小出尖六人場戶名大出

尖竝著備參

爭交 夢梁錄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接今

謂之撲交

相打 晉書諸葛長民傳夜眠中每驚起跳跟如與人相

打宋書黃回傳回于宣陽門與人相打

作鬧 舊唐書武宗紀有織人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

軍衣糧草料仇士良曰必若如此軍人須至樓前作鬧

蔣氏昌黎詩注宋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大雪置酒

西園歐陽永叔賦詩曰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

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時但云園林

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

搥鼓 升菴外集岑參凱歌鳴笳搥鼓擁回軍今本搥作

疊非近制啓明定昏鼓三通曰發搯當用此字俗作插
非搯亦後增字然差善于搯古樂府官家出游雷大鼓
雷轉作去聲用

篩籬 雲麓漫鈔今人呼洗曰沙籬又曰斯籬國朝賜契
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軍中不暇持洗以籬代
之又中原人以擊籬爲篩籬東南亦有言之者篩沙音
相近篩文爲斯又小轉也

備馬 南渡錄康王南奔倦息崔府君廟夢神曰追騎已
至宜速去已備馬矣天祿志餘今北京方言將出則令
人備馬本此按說文有備字平秘切引易備牛乘馬玉
篇云備服也以鞍裝馬也則備馬當正用備字南渡錄
未足爲據

木馬 南史齊東昏侯紀帝始欲騎馬未習其事命靈韻
爲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爲善
騎按今習武者所設造端于此至唐時則遂盛行通典
武舉制土木馬于里閭間教人習騙是也

雲梯 墨子公輸篇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按雲梯似始于
此然虎韜軍略篇已云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梯
丈八蛇矛 釋名矛長丈八曰稍晉書劉曜載記陳安左
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刀矛俱發輒害五六
隴上人爲歌曰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
盪十決無當前李青蓮集送鄭灌從軍丈八蛇矛出隴
西彎弧拂箭白狼啼

尚方斬馬劍 漢書朱雲傳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其餘師古注尚方少府之屬官作供御器物故
有斬馬劍其劍利可以斬馬也按俗傳句云安得尚方
斬馬劍管教斷却佞人頭全演漢書

武藝十八事

讀書記數略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

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槌十四戈
十五叉十六杷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三丁點一

白居易詩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

丁十國春秋高澧括諸縣之三丁抽一者立都額為三

丁軍又晉書石季龍載記將討慕容皝令諸州兼復之

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

一人拌死千人莫當

吳子勵士篇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吳越春秋越人作離別辭曰一人判死兮而當百夫百

虎通三軍篇引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

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

殺人一萬自損八百

見元史本紀按今俗述為恒語小

變云殺人三千

殺人不眨眼

五燈會元曹翰征胡則渡江入廬山寺緣

德淡坐如常翰曰汝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

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又僧問風穴沼如何是

大善知識沼曰殺人不眨眼按眨側洽切說文目動也

皮日休詩當中見魚眨用入洽韻今言目瞬者皆以為

眨及見眨字往往誤讀為眨可笑也

圖王不成亦可以霸

見桓譚新論又霍元始正論圖王

不成弊猶足霸圖霸不成弊將如何

擒賊必擒王 杜甫出塞詩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南征北討東蕩西除 見元曲選賺蒯通昊天塔二劇
太平本自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五燈會元天衣懷
定慧本俱舉此二語

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交爭一局棋 擊壤集首尾吟句
遇文王興禮樂遇桀紂逞干戈 見五燈會元
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 見高東嘉琵琶曲按元曲選
曲江池凍蘇秦等劇皆作眼觀旌捷旌疑訛

通俗編卷之九

儀節

禮義生于富足 潛夫論愛日篇禮義生于富足盜賊起

于貧窮

禮不嫌菲 禮坊記君子不以非廢禮注云不可以其薄

不及禮而不行禮

禮無不答 禮燕義文後漢書樊英傳英有疾妻使婢拜

問英下床答拜曰禮無不答晉書禮志漢魏故事群妾

見于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答妾

摯虞以為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宜如其舊詔可

禮防君子

禮防君子

禮防君子

卷九

儀節

袁宏三國名臣贊敬愛既同情禮兼到
五燈會元僧問石霜圓曰既是護法善神為

甚麼張弓架箭圓曰禮防君子又僧問顯端如何是大善知識曰持刀按劍曰為甚如此曰禮防君子

各不為禮元史李尤魯狎傳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

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

儉不中禮詩序蟋蟀晉僖公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

之申培詩說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勝者怨之唐書

王珪傳珪不作家廟世以儉不中禮少之

分庭伉禮莊子漁父篇萬乘之王千乘之君見夫子未

嘗不分庭伉禮

禮下于人將有所求左傳昭二十五年將求于人則先

下之禮之善物也

讓禮一寸得禮一尺魏武帝讓禮金引里諺云讓禮一

寸得禮一尺斯合經之要矣按今俚語爾敬我一尺我

敬爾一丈本此

殺人可恕無禮難容見五燈會元拔元人氣英布山作

情理難容俚俗循之然語意當以無禮為是

千里送鶯毛禮輕人意重東坡集以土物寄少游詩且

同千里寄鶯毛何用孜孜飲麋鹿山谷集謝陳適用惠

紙詩千里鶯毛意不輕又詩鶯毛千里贈所重以其人

寓簡載邢俊臣嘲置花石綱臨江仙詞巍巍萬丈與天

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鶯毛霄藤山人路史雲南俗傳

昔代土官緬氏遣緬伯高貢天鶯于中朝過沔陽浴之

飛去俄墮一翎高拾之至闕下上其翎作口號云將鶯

貢唐朝山高路遠遙沔陽湖失去倒地哭號號上覆唐

天子可饒。伯高禮輕，人意重千里。送鷺毛，按此不知何祖。恐屬傅會之說。蘇黃二公既各用之，為詩但以為古諺可耳。

至敬無文。禮禮器至敬無文。父黨無容，按俗訛為至親無文。然至親無文亦稍合于父黨無容之義。

恭敬不如從命。贊寧筭譜昔有新婦不得舅姑意其婦善承不違一日歲暮姑索筭羹婦各即煮供上妯娌問之曰今臘中何處求筭婦曰且膾為貴以順攘逆責耳其實何處求之姑聞而悔後倍憐新婦故諺曰恭敬不如從命受訓莫如從順。

禮生。梁書劉毅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唐德宗冬至赦詔掌坐齋郎禮生贊者各減一年勞。

儀注。周禮太史執書以次位常疏云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後漢書竇融傳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注云猶言儀注也舊唐書經籍志史類十三八曰儀注以紀吉凶行事。

禮體。周禮正義周禮為體儀禮為履舊唐書穆宗紀所有君臣獻替事關禮體者隨日撰錄常衣授李函尚書右丞制雅有學行通于禮體。

禮數。毛詩我行其野箋刺幽王不正嫁娶之數疏云謂禮數也左傳子太叔謂張趯說朝聘之禮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是謂禮為數也唐書裴耀卿傳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杜詩雖云隔禮數不敢墮周旋。

禮物。書微子之命修其禮物作賓于王也。

人事 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頒五條詔書于郡國五日
 去人事按人事乃餽遺之稱韓退之撰王用神道碑用
 男送馬匹轡鞍及白玉腰帶朝廷令公受領集中有謝
 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後撰平淮西碑韓宏寄緝五百
 匹充人事又有奏韓宏人事物狀白居易奏于頔裴均
 欲入朝事宜狀云上須進奉下須人事杜牧謝許受江
 西送撰韋丹碑綵段等狀亦有所寄人事綵段之語
 人情 杜甫詩糶糴作人情耐得翁都城紀勝趨赴茶酒
 人每日與人傳語往還或講集人情分子元典章出使
 經過州縣中間要做梯已人情者必然惠送段匹禮物
 按以禮物相遺曰送人情唐宋元人皆言之也
 世情 文選注引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陶潛詩林園無世情羅鄴詩惟有春風不世情

客氣 左傳定八年陽虎偽不見冉猛者猛逐之偽顛虎

曰盡客氣也按今以燕居里處多其文貌為客氣或謂

即本諸此以亦近偽飾也愚疑其未然論語居不容唐

石經及經典釋文皆作居不容與今客氣之言尤合陽

虎事尚費牽轉

太謙 見毛詩江漢傳又漢書張安世傳君言泰謙君而

不可尚誰可者

多謝 漢書趙廣漢傳界上亭長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

君師古注多厚也言殷勤若今言千萬問訊矣辛延年

羽林郎詩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陶潛詩多謝綺與

角精爽今何如方干詩多謝鄧中賢太守常時談笑許

通作統
追陪

怠慢 左傳僖三十一年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更封禪
書昔東甌王敬鬼而壽後世怠慢故衰晉書郗超傳王
獻之兄弟見情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情怠慢北史
趙彥深傳子仲將温良恭讓雖妻子亦未嘗怠慢又簡
嫚見漢書五行志

不敢當 儀禮士相見禮非敢求見注曰嫌褻主人不敢
當也又某不敢以聞注曰又益不敢當莊子讓王篇屠
羊說辭三旌之位曰說不敢當呂氏審應覽韓公子見
魏王曰大國命敝邑封鄭之後敝邑不敢當也更記刺
客傳聶政曰不敢當仲子之賜漢書杜周傳杜延年居
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後漢光武紀李通以圖讖說之光

武初不敢當謝承後漢書朱寵為太尉猶卧布被朝廷
賜錦被曰不敢當

不知忌諱 漢書馮唐傳鄙人不知忌諱
衆揖 周禮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注特揖一
揖之旅衆也按俗有總揖之言當為衆揖

拜揖 漢書汲黯傳見田蚡未嘗拜揖之按此當謂其不
拜僅揖也今有以拜揖為一事者乃俚俗之訛而宋方
回已以入詩云幼兒初拜揖疑女僅梳妝

拜教 魯語叔孫穆子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也敢不拜
教
百拜 出樂記曰知錄古人之拜如今人鞠躬故通計一
席之間賓主交拜近至于百註云百以喻多是也若平

通俗編 卷九 儀節 五

禮止一拜即人臣于君亦止再拜唐以下有四拜明會
 典四拜者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其父母亦行四拜
 其餘親友相見止兩拜禮今人書狀動稱百拜何也
 稽首頓首 周禮太祝辨九摻一曰詣首二曰頓首注摻
 音拜頓音啟本又作稽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
 地也疏云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
 拜之拜二種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
 則舉故以叩地言之

稽顙拜 禮檀弓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
 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從其至者顧淵思問錄今喪牌
 孝帖孫及曾孫俱寫稽首拜以為稽顙太重頓首太輕
 殊不知周禮稽首居九拜之首並非凶拜何可通用據

檀弓子宜寫稽顙拜孫及曾孫宜寫拜稽顙按稽顙所
 以形哀拜所以致敬禮有先後無偏廢也惟秦穆公使
 人弔重耳稽顙而不拜此以出亡在外不得為後故不
 成拜衛靈公弔季康子拜稽顙于位君子譏之此以魯
 哀公為主客公既拜賓康子不應更拜也若儼然為後
 而又無他人主喪拜賓禮斷無可廢邇來喪家謝簡稽
 顙下每不用拜字殊失

端肅 沈文初政記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
 劄多稱稽首頓首再拜百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禮部
 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則端肅奉復敵已者
 稱奉書奉啟而已按周禮大祝有肅拜說者據少儀文
 云是婦人拜蓋為禮之輕者今人非于所甚尊重不加

端肅二字乃沿用明制與肅拜無關涉也

斂衽 天香樓偶得今世女人拜稱斂衽衣之有衽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有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男子亦稱斂衽矣按此非獨蘇詩可證戰國策江乙謂安陵君曰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史記留侯世家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晉書王忱傳張元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初學記引梁祚魏國統山濤少有大量耆老宗長見者斂衽世說左太冲作三都賦詢求皇甫謐為叙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贊述陶潛勸農詩敢不斂衽敬贊德美朱子答向伯元寄先正遺文斂衽警誦不覺終篇皆是主男子說其主女人者惟虬髯客傳有張氏斂衽前問一言而已

唱喏

宋書恩倖傳前廢帝言奚顯度刻虐比當除之右因唱諾即日宜旨殺焉按喏本古諾字倡諾似即唱

喏也玉篇喏訓敬言春渚紀聞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聲亦唱之義

扶

劉熙釋名拜于丈夫為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于婦人為扶自抽扶而上下也按今婦人抑伸其躬或以手

拂其髻以代男子之揖俗言但作夫音不知其字或云即萬福之福音轉訛也觀釋名抽扶上下四字狀婦人作禮之態殊儼然而集韻扶字自有夫音解云側手曰扶與拂髻事亦稍合則扶之為名早見自漢而字非福之轉也

安置

鶴林玉露陸象山家每晨興家長率眾子弟聚揖

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按候尊者宵寢
今人亦云安置在釋氏則云安單

迎接

王獻之桃葉歌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北史孟

業傳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

奉送

白虎通諸侯奔王者喪分為三部有始死先奔者

有中來盡其哀者有會葬奉送君者

請坐

韓詩外傳客有見周公者周公曰請入既入曰請

坐

普請

見三國志吳呂蒙傳

叙進

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位

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

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

叙齒

見中庸聽雨紀談鄉人叙坐固以齒而禮云一命

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是同輩而叙齒

可也苟非其人亦以齒尊之不幾失禮乎藍田呂氏鄉

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斯言得之矣

璧

歸璧事出左傳史記凡五晉獻公用荀息議以垂棘

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虢亡隨以滅虞荀息擦璧前曰

璧猶是也此一出也負羈饋公子重耳盤飧置璧焉公

子受飧反其璧二出也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

人得之將賣之石也王定而獻之復為玉三出也秦昭

王願以十五城請易趙璧藺相如奉璧往視秦無意償

城使從者懷其璧亡歸于趙四出也秦使者夜過華陰

有人持璧遮道言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秦皇

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璧也五出也世凡
 却人餽遺率書其簡曰璧所取何事歟比虞君則滅亡
 比王子朝則篡奪比秦皇則將死均非嘉事故說者獨
 以蘭相如事當之鬱輪岡筆塵曰夫秦恃強詐取之相
 如以死爭懷歸此何等事乃施用于和好之交際哉此
 論良是則五事中惟負羈一事稍切合矣然自居不貪
 為寶之義而以野人視其投贈之人亦非所以示敬也
 儀禮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注曰君子以玉比德
 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于人相切厲之義
 也視其物同圭璧之薦而誼不敢當本此義以為却交
 際之禮始覺其鄭重而謙和也難者曰戴記聘義已聘
 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也彼注云財謂璧琮享幣也是所

還惟圭璋而璧固受之今但云璧不云圭璋未可以聘
 禮說矣曰此僅取其義耳果足以論禮哉經所言諸侯
 之禮今士大夫安有圭璋降差言之正屬情理之宜
 正 觚不觚錄故事投刺通于東而書一正字雖不知所
 從來而承傳已久丙子入朝見坡刺俱不書正字蓋為
 避江陵諱故也按今仍通行書之
 比來起居何如 能改齋漫錄今世書問往還必有此語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曰天靈至尊下降于至濁不審比
 來起居何如乃知此語久矣又資暇錄致書結尾云附
 狀起居狀下宜加候字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
 候字但云附狀動靜乎又謁尊崇皆云祇候起居近者
 復云謹祇候起居其義安在

不宣備 浩然齋視聽鈔今人札云不宣備本文選楊修
 荅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香祖筆記宋人書問
 尊與卑曰不具以卑上尊曰不備朋友交馳曰不宣見
 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辨然三字之分別殊亦未解
 敬空 沈括補筆談前世卑者致書于尊書尾作敬空字
 如從尊暨卑但于空紙尾批所欲言曰反某人如今批
 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以
 待尊者之批反耳

單帖雙帖 觚不觚錄故事吏部尚書體最重六卿以下
 投皆用雙摺刺惟翰林學士以單紅刺往還六部尚書
 侍郎大小九卿于內閣用雙紅帖報之單帖五部九卿
 于冢宰用雙帖亦報之單帖按雙帖似即今所云古東

名紙 開天遺事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每年新進士以
 紅箋作名紙游謁其中畱青日札古者削竹木以書姓
 名故曰刺後以紙書謂之名紙嘉靖初士夫名紙不過
 用白錄如兩指濶近者官司年節悉以大紅紙為拜帖
 矣按今惟常往來客過主人他出或畱名紙其濶仍僅
 二三指也

手本 五石瓠官司移會用六扣白柬謂之手本萬歷間
 士夫刺亦用六扣然稱名帖後以青殼粘前後葉而綿
 紙六扣稱手本為下官見上官所投其門生初見座師
 則用紅綾殼為手本亦始萬歷末年按劉熙釋名下官
 刺曰長刺書中央一行而下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
 爵及郡縣鄉里也今手本單書官銜姓名俗號一炷香

者長刺也備書履歷者爵里刺也其手本之初創乃即今所謂全柬也

大字簡

寓園雜記有御史欠謹厚者頗以言路自恃署

名字大至寸許一即官厭之貽之口占有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語諸司傳聞以為談笑大書之風由是稍息按今翰詹科道相沿用大字簡功令未嘗有之豈特效尤此御史歟

前筵後筵

羣碎錄古享禮猶今前筵燕禮猶今後筵

酌酒

能改齋漫錄酌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

表開宴有一甥侄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皆酒咄咄而出即席說于主人咸言無此官沉思之乃行酒時升于階上酌酒草草傾潑也自是每酌引令側身恭

跪一酌而已按酌酒之制應昉自古裸禮周禮大行人

享上公再裸而酢侯伯壹裸而酢子男壹裸不酢古凡享大賓皆先攝瓚酌鬱鬯之酒灌地而後送爵故今飲席效之

食畢橫筯

李義山雜俎謂食畢橫筯在羹碗上為惡模

樣而此風經久未改徐禎卿翦勝野聞太祖命唐肅侍膳食訖橫筯致恭帝問曰此何禮也肅對曰臣少習俗禮帝曰俗禮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

洗塵

元典章至元二十一年禁治察司條畫一不得因

送路洗塵受人禮物按凡公私值遠人初至或設飲或餽物謂之洗塵今猶有此言

喫茶

老學菴筆記辰沅靖州蠻男女未嫁娶者聚而踏

歌歌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喫盞茶按俗以女子許嫁曰喫茶有一家女不喫兩家茶之諺

上頭

晉樂府歡好曲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花蕊夫

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韓偓香奩

集有新上頭詩按世但以女子始笄曰上頭其實不專

主女子也南史孝義傳華寶年八歲父戌長安臨別曰

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冠鐵圍山

叢談國初諸王冠止于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上頭二

條皆主男子說

追節下財禮

吳自牧夢梁錄議親送定之後遇節序以

冠花綵段酒菓遺送謂之追節行聘謂之下財禮

鋪房

明史禮志親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陳設于婿之寢

室俗謂之鋪房

開合挑巾

夢梁錄凡嫁娶男家送合往女家至宅堂中

必請女親夫婦雙全者開合及娶兩新人竝立堂前請

男家雙全女親以秤或機杼挑蓋頭方露花容參拜按

此南宋風俗杭人至今循行據黃休復茅亭客話偽蜀

時有郎官陳損之年百歲妻亦九十餘當時朝士家有

婚聘筵會必請老夫婦以乞年壽為名則請年老雙全

之人以佐婚聘不待南宋時始而漢官儀三老五更必

取有首妻男女皆具者其濫觴為更遠矣

帕蒙首

彙書近時娶婦以帕蒙新婦首不知起于何年

通典杜佑議曰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及于東晉

咸有此事或時屬艱虞歲遇長吉急于嫁娶為此制以

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以成婦六
禮悉捨合卷復乖墮政教之大方成儀容之弊法由是
觀之蒙首之法其傳已久但古爲失時急娶不備禮者
而然而今遂爲通行耳按儀禮士昏禮婦乘車加景乃
驅註云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
也疏云以禪縠爲之此與今蒙首之帕酷似但經未明
言其加首而隋書載后婚之禮云頭身加幪至將拜姆
去幪知幪固并頭身皆加之矣通典所譏惟以其拜時
而不以其首蒙紗縠今時婚禮中尚此加景一端稍有
古制存焉不當以誤讀通典而并議之
撒穀豆 事物紀原漢京房之女適龔奉擇日迎之房以
其日不吉謂三煞在門新人不得入犯之損尊者及無

子奉不然之婦將至門但以穀豆與草穰之則煞避而
可入也自是凡嫁娶者皆置草于門闈內下車則撒穀
豆習爲故事

坐鞍 歸田錄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爲
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
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今士族當婚之夕以兩
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
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或有偶不及設此
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爲闕禮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
莫不皆然事文類聚引蘇鶚演義云國初婚姻坐女子
馬鞍側此外裔尚乘鞍馬之義也按唐書突厥默啜請
尚公主詔送金縷鞍具默啜以鞍乃塗金非天子意請

能和親鴻臚卿知逢堯曰漢法重女婿而送鞍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默啜從之然則坐鞍之俗唐已通行而外國乃由中國教之耳

拜堂 兩新人宅堂參拜謂之拜堂唐人有此言也王建

失釵怨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

傳席 芥隱筆記輟耕錄俱云今新婦至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樂天春深娶婦詩青衣傳氍毹

錦繡一條斜按白本集却謂此爲嫁女家事
執燭前導 儀禮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使從役執炬火居前照道按此是從役之事婦未入門之儀世俗于參拜禮畢擇親族中妻子圓滿者持飾映燭導引入室不合于禮

牽絲 戊辰雜鈔女初至門婿迎之相者授以紅綠連理

之錦各持一頭然後入謂之通心錦按開天遺事張嘉貞欲納郭元振爲婿曰吾有五女各持一絲于幔後子便牽之得者爲婦元振牽一紅絲得第三女所謂通心錦者始助于此

撒帳 夢華錄凡娶婦男女對拜畢就床男向右女向左坐婦女以金錢綵菓散擲謂之撒帳戊辰雜抄撒帳始于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共坐飲合卺酒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按佛家有珍珠撒帳之說泉志有撒帳

錢

煖房 王建詩太儀前日煖房來侯鯖錄世之嫁女三日

通谷扁

卷九

儀節

古

送食謂之煖女按煖字本當作餽郤氏聞見錄宋景文
納子婦其婦家饋食物書云煖女皆曰煖字錯用宜从
食从而从大其子退檢書博雅中果有餽字志
會郎會親夢梁錄兩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
行拜門禮廣設華筵欸待新婿名曰會郎至一月婿家
開筵延欸親家及親眷謂之賀滿月會親
戲新婦抱朴子疾謬篇世俗有戲婦之法于稠衆之中
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為鄙瀆不可忍論或
更蹙以楚撻繫足倒懸酒客酌釐不知限劑可嘆恨也
并菴外集今此俗世尚多有之以廟見之婦同于倚市
門之倡誠所謂儻俗也然自晉世歷千餘年而不能變
可怪哉又北史齊后妃傳段昭儀韶妹也婚父韶妻元

氏為俗弄女婿法戲文宣文宣銜之酉陽雜俎北朝婚
禮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各以杖打婿為戲樂至有
大委頓者蓋戲婿之俗亦已久矣
催生杭城人家育子先一月母家以銀盆盛粟桿一束
上以錦蓋之并以綵畫鴨蛋膳食羊豕棗栗諸果及玃
兒繡綉綵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禮見夢梁錄
洗兒果韓偓金鑿密記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
日賜洗兒果子按時唐室亂離昭宗尚復講此蓋宮掖
相仍欲罷不能正以見此風之盛于唐也
滿月北史節義傳李式坐事被收子憲生始滿月汲固
抱歸藏之按滿月二字見此其以為慶宴則始于唐唐
書高宗紀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外戚傳安樂

公主產男滿月中宗韋后幸其第李嶠有長寧公主滿月侍宴詩今或文其辭曰彌月詩誕彌厥月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惟呂文成注彌滿也然亦非謂兒生及月不若直云滿月為是矣元稹集有妻滿月詩蓋乳婦踰一月亦云滿月今語猶然

試周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為製新衣盥沐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用刀尺針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物玩雜置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慧名為試兒玉壺野史記曹彬周晬日左手提干戈右手取俎豆乃其事愛日齋叢抄今俗謂試周是也
入學忌偶 北史李渾弟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拘忌不許按白虎通七歲之陽也八歲之陰也偶年忌當

因于此今俚俗尚有七上八落之說

生日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唐書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某月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為感傷按歷代人主生日宴樂為壽實盛于唐明皇開元十七年八月上以生日宴百官花萼樓下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由是代襲為典士夫亦略觀效慶賀成俗

陰壽 姚旅靈書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為暗忌生日為明忌宗中極重明忌親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焉族人具禮謁賀一如存日按唐祝欽明等請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鄭泳麟溪集始遷祖初生之辰奉神主堂上行一獻禮生忌有祭雖不具禮經

亦推孝之一事也若致親族謁賀謂之陰壽搢紳先生恐難言之

禳疾 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註招吉祥弭禍崇而疾病可除矣又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以時招禳禱禳之事註招以召祥禳以禦癘禱以除灾害禳以弭變異四者所以除疾殃也巫祝之用先王未嘗廢典籍中多不勝舉

護喪 漢書霍光傳光薨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此護喪非大臣奉特旨不得也司馬氏書儀護喪以家長或子孫能幹事知禮者一人爲之主人未成服則護喪爲出見賓賓入酌護喪出迎揖而出護喪爲之送此護喪卽今所云陪喪也

表喪 宋書儀禮志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世出之門前以表喪俗遂行之孔琳傳奏罷凶門柏歷之式表以素扇按凶門旣本古懸重而若栢枝之歷歷然今喪家結白絹爲旒表之門外俗呼爲了前者當卽是也素扇蓋卽今所謂喪牌

魂帛 許慎五經異義大夫無主東帛依神文獻通攷紹興三十二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竊詳神帛之制雖未經見然攷之千古蓋復之遺意也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此矣王安石挽孫適詩魂隨帛暫還李注曰檀弓重主道也注云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今人始死結帛爲之謂之魂帛亦主道也

招魂幡 雲麓漫鈔柩之有旗禮曰死者不可別已故以

其旗識之古人施于柩前今人多用竹懸出于屋陰陽家從而傅會之以為死者魂悠揚入于太空認此以歸如浙東温台以至江東諸郡兼採釋氏之論易而為旛植巨木高入雲表甚可怪

覆面紙 儀禮士喪禮幙目用緇布方尺二寸注幙目覆面者也七修類稿人死以紙覆面小說以為起于吳王夫差臨終曰吾無面目見子胥為我以帛冒之此說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見死者之意

殮葬忌裘 淮南子汜論訓世俗言曰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無益于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按或云俗惑釋氏轉輪之說裘屬獸皮慮轉生之為獸也故不以衣死者今據淮南

時釋教未行中國已有此言則或云未是也

上廟碎碗 張爾岐謹俗論近俗之失其在喪者有二一者始死而哭諸鬼神之廟一者柩出門而喪主碎器于車按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顏之推已譏之碎器事亦其類也哭社廟以為亡者求宥罪戾則因釋氏之誣罔致然

靈座 朱子家禮有大祥徹靈座文按前史或稱靈床或稱靈座大約名異實同也其稱靈牀者後漢書張奐傳朝殞夕下措屍靈牀晉書王徽之傳獻之卒徽之直上靈牀坐取琴彈之王濟傳孫楚向濟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為作之姚興載記梁國兒子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升靈床而歌南史殷淑儀傳上每寢

先于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不能自反其稱靈座者晉書顧榮傳榮好琴家人置琴于靈座南史張永傳永傷第四子没于虜服除猶爲立靈座北史隋宗室傳帝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座之前周羅睺傳夢言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合觀諸文知當時所云靈床靈座皆實陳器用不如今之幻爲小居也

設像 宋玉招魂像設君室說者謂後世影堂始此按論衡休屠王子金翁叔與父母俱降漢母死武帝圖其母于甘泉殿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世說鍾會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未得移住荀勗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如平生二鍾入門便

大感動宅遂空廢據二事似漢魏時影堂之制尚未通行故偶見感傷如此宋玉所云止是他人爲之非人子所自設也溫公書儀曰世俗皆畫影置于魂帛之後男子生時有像用之猶無所謂至于婦人生時深居閨闥出則乘輜駟擁蔽其面既死豈可使畫工直入深室揭掩面之帛執筆望相畫其容貌此殊爲非禮程伊川亦不取影堂言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然就金翁叔鍾會二事觀之見人子觸目感心每有因之油然而發其孝思者則事雖不本禮經而于聖人教孝之意頗有裨益且古之祭皆有尸漢後廢尸不行因時起義別具影堂似于禮亦宜之

助哭 南史王秀之傳遺命曰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

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
按禮有代哭之文注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能
倦既小殯可以分時而更哭非謂倩他人代之也

傳鼓 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居父喪家貧乏人鳴鼓每弔
客哭臨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復有羣鶴俱集以代鼓
按今弔客至喪家傳鼓為信蓋晉已來有之矣隋書禮
志後齊時貴人之喪借朝廷白鼓一面其亦用以傳弔
客歎

買路錢 爾青曰札高子臯曰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今人
出喪柩行之道于前拋金銀紙錢名曰買路錢即高季
買道之遺意也按日本考凡殯出殯前設香亭一座名
曰設孤臺令一人在前撒銅錢而行名曰買路錢任其

貧乞者拾之似此俗又自日本流及中國矣

魂輿 文選陸機挽歌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註引儀
禮薦車陳東榮鄭元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世
謂之魂車也

香亭影亭 宋書禮志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用
一品禮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酒醢輿衣物輿庖
牲輿各一按世亦以帛結小亭昇以代輿南宋已然陸
游家訓云近時出葬或作香亭魂亭寓人寓馬之類當
一切屏去是也

接煞 顏氏家訓風操篇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
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凡如此比乃儒雅之罪
人彈議所當加也俞文豹吹劍錄避煞不知所起惟唐

太常博士李才百忌歷載喪煞損害法如巳日死者雄
煞四十七日回殺十三四歲女雌煞出南方第三家殺
白色男子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故世俗
相成至期必避之而俗師又以人死日推算如子日死
則損子午卯酉生人犯之者殮時雖孝子亦避尤可怪
也按近世惟北方避煞南方反之乃曰接煞陰陽家以
人死年月日之干支推算其離魂之日數自九日至十
八日謂死之後如其日數而魂來復于是計日用巫祝
以招之此亦妄說而較愈于避煞禮經有喚臯某復文
楚辭有招魂篇蓋猶畧爲依附

謝孝 讀禮通攷後世有謝孝之禮多謂輓近之陋習不
知古士喪禮篇拜君命及衆賔已先有然注謂尊者加惠

必往拜謝則是所謝者專指曾來賙賻之人非盡弔客
而徧謝之也

周年 晉書禮志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
下日也便以周年周年二字見此其以代小祥之稱則
見于明會典雷青日札今小兒生日周歲死者曰周年
吉凶之稱未嘗混也所謂推步起成故以歲爲始也周
年卽期年唐明皇諱隆基故改爲周年

暖孝 在閣知新錄暖孝之說最爲無禮不意宋時已有
此言宣仁太后上仙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爲太
后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孝出于俚俗王后之舉
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厯聞錄杭俗出殯前一
夕大家則唱戲宴客謂之煖喪吳中小民家亦用鼓樂

竟夜親鄰畢集謂之伴大夜按暖喪與暖孝類亦非禮之甚者然其風煽延甚久鹽鐵論世俗因人之喪以求酒食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漢時已如是矣

出孝 唐書韋挺傳今俗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

出孝按西北省猶間有此做俗

上墓 唐書玄宗詔曰寒食上墓禮經無聞近代相承浸

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祭者何以展孝思宜許上墓按

周禮塚人云凡祭于墓尸孟子有東郭墦間祭者左傳

辛有適伊川見被髮于野而祭者墓祭古未嘗無或不

甚通行耳唐享儀云宗子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

墓以時祭祀逮秦始皇起寢殿墓側漢因不改諸陵寢

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今民間以

新歲寒食十月朝三次據程子遺書拜墳則十月一日

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祭禮似時僅二次而李

之彥東谷所見云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

墓也祇踏青耳因其所譏可見宋世亦兼于新歲上墓

制 宋董祥讀禮紀畧或問期功總麻皆制乎曰然不特

期功總麻也冠昏喪祭皆制王者治天下之法無不為

制制王制也按禮記喪服四制有以恩制以義制以節

制以權制世專于喪言制蓋本于此朱氏說似是實非

從吉 晉書孟陋傳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

有餘年親族迭勸之然後從吉從吉字見此唐律不孝

條居父母喪釋服從吉徒三年疏議云謂制未終而著

